

綠藻與鹹蛋

林海音



綠藻與鹹蛋

林海音 著

純文學叢書
18

純文學叢書 18

綠藻與鹹蛋

定價 70 元

著 者：林

海

音

出版者：夏

林

含

英

發行者：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

郵撥帳號：五 三 三 三

電話：三〇三〇一六四六四一

印刷者：文裕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寶興街六八巷十號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再版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•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
請寄回本社調換。

好的開始

——爲「綠藻與鹹蛋」重排而寫

這本「綠藻與鹹蛋」，是我的短篇小說集。書中所包含的十三篇小說，是從民國四十一年下半年到四十六年上半年的作品，但大部分是發表在民國四十五年間，算算竟佔了九篇之多，這麼說來；那一年是我的短篇小說豐收季啦！

這本小說集的重排，和今年七月間我的另一本集子「冬青樹」的重排，情形差不多，「冬青樹」第一次結集出版，是在民國四十四年，這本「綠藻與鹹蛋」的第一次出版是在四十六年。這兩本書對於我個人的寫作歷程總還有點意義，所以雖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仍抱着敝帚自珍的心情來重排印製。

我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底從我的「第二」故鄉北平返回我的「第一」故鄉臺灣的

好的開始

。幾乎是從上了岸起，我就先找報刊雜誌看，就先弄個破書桌（真的，是我堂兄給我的）開始寫作。本來我和外子就是成年價爬書桌寫作的人嘛！開始寫的多是散文，因為自幼在北平長大，雖說回到故鄉，却要處處從頭認識，又因為換了一種生活環境，在新鮮與好奇的心情下，隨手拈來的寫作題材，不是身邊瑣事的生活趣味，就是第一、二故鄉的風物緬懷。寫不盡的豐富的材料，使我覺得生活的充實，因為我和外子的生活，應當說是離不開寫點兒什麼，只要有得寫，心情就快活。

從民國四十四年起吧，我的筆觸就大量的轉向小說了，所以「冬青樹」中是散文、小說兼有，而「綠藻與鹹蛋」就全部是小說了，這十三篇小說雖然是我早期的作品，但有許多篇都是我自己非常珍惜的，回憶寫作的當時，誠懇懇懇，是有感也有情。像「兩粒芝麻」、「週記本」、「玫瑰」、「蘿蔔乾的滋味」、「貧非罪」、「窮漢養嬌兒」，都是以一個小學老師做第一人稱寫的。我並非老師，而是那時我的孩子們都陸續進入小學讀書，和小學老師及小學教育多有接觸，不免在這方面多有感觸，就不由得以此來編造故事了。而且自己一向敬重我們基本教育的小學老師，總覺得小學老師對於一個小孩子的人格形成是非常重要的，那樣說起來，這些

小說倒像是教育小說了！早年打算這樣一系列的要寫很多很多（「冬青樹」中有一篇「會唱的球」是開始），是希望有更多的「老師讀者」，但是後來寫別的，也就沒有繼續下去，這次重排，回憶起來，倒有些遺憾之感了。但作品終究是要讀者來評鑑與欣賞的，所以我把它們再度呈現在讀者的面前，雖然這時距離那時已經是四分之世紀過去了，不知如今的讀者對它們會給以怎樣的評價。

書就這篇短文，無非向讀者報告我的寫作歷程，我標題為「好的開始」，並非指「成功了一半」，而是說當年執着於寫作爲一生的工作，至今興趣不退，那麼那時候不正應該說是「好的開始」嗎？

林海音

六十九年十二月一日

目 錄

好的開始（林海音）	一
綠藻與鹹蛋	一
殉	七
標會	四
春酒	五
烏仔卦	五
初戀	七
血的故事	九
兩粒芝麻	一七

週記本

二七

玫瑰

二三

蘿蔔乾的滋味

一四

貧非罪

一五

窮漢養嬌兒

一六

綠藻與鹹蛋

曼秋給她的丈夫蕭定謨開開門，接過來他的公事皮包後，便輕輕而又很興奮的說：

「定謨，他真的來啦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傅家駒，我前天跟你說過的呀！」

「哦——」定謨沒再說什麼，一直往臥室裏走，曼秋小鳥依人的跟在後面進來，把公事皮包放在桌上，又對他說：

「人在客廳裏，你換了衣服馬上來吧！」

「我還要洗澡呢！」定謨低頭換拖鞋，頭也沒有抬的說。

曼秋聽丈夫說話的語氣，稍微一愣，但是因為沒有看見他的臉，不知他真正的表情如何，她只當是自己敏感，便若無其事的預備回到客廳去陪客人。但是她的腳剛邁出了臥室門，聽見定謨又發話了：

「水呢？」

她不得不同轉身來。看丈夫全身光着，只穿了一件內褲，拿着一條洗澡毛巾，直站在臥室的中央，像個任性的孩子。她覺得好笑，也有點生氣，不禁皺起了眉頭：「咦！叫阿蘭給你倒嘛！」關於洗澡水的事情，本來用不着曼秋親自動手的，每次只要喊一聲「洗澡」，阿蘭就會全預備好。今天怎麼啦！是嫌早晨的荷包蛋煎老了？還是因為看她的老同學來了故意的？處處犯彆扭勁兒！曼秋想着，不由得綑緊了臉往客廳裏走，可是一進客廳門，她立刻把臉鬆下來，笑臉迎着客人說：

「他洗個澡就來。」

「好的好的，不忙！」傅家駒雖然嘴裏這麼說，眼睛却又看了看腕上的錶。這時忽然一聲粗暴的聲音喊阿蘭，等一下，阿蘭咚咚的跑到客廳來：

「太太，先生叫你去一下。」

曼秋不得不又向老同學告罪一下。到了洗澡間，定謨只很簡單的說了兩個字：「衣服！」曼秋到臥室的壁櫥找衣服時，不知怎麼忽然想起了弟弟的幼年，他是一個很能折磨人而又被寵慣了的孩子，他能把母親折磨得掉下眼淚來，可是也捨不得打罵他一下。她記得有一次弟弟洗完澡還坐在木盆裏不肯起來，他要母親拿衣服，這一件不對，那一件不對，直到母親含淚把五斗櫃的一大抽屜衣服整個端到弟弟的面前。……曼秋拿好衣服又去洗澡間，一進門，看見熱氣騰騰的朦朧中，丈夫光着身子坐在小竹凳上，在那裏倔強的等着衣服，曼秋又想到了弟弟，不覺噗哧笑了出來。

「笑什麼？」定謨很不高興，從平板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來。

「背後還有肥皂沫呢！」其實並沒有這麼一回事，她只是藉此掩飾罷了。她拿起毛巾在他光滑的背上故意的擦了兩下，又低聲說：「快點來吧，客人剛才就要走了，他六點還有人請吃飯呢！」

洗澡間的熱氣把曼秋的臉薰得通紅，鼻尖還冒着汗珠，兩手也是濕漉漉的。一走進客廳就做着無可奈何的神氣，挑起眉尖微笑着說：「男人總是這麼麻煩，是不

是？」

傅家駒沒有說什麼，却微笑着對她注視，其實他是在欣賞一個女性的變化；她原是大學裏的一個活潑的女郎，嫁後光陰却使她變得如此依順她的丈夫。他也許還有一些別的感觸，但是他的注視却使她更難爲情了，她深怕這位洞察人生的作家會看透她自從丈夫進門後的這一段心情。

這時定謨進來了，曼秋爲他們介紹，定謨真不夠大方，雖然和傅家駒作禮貌上的握手，但是並不熱烈，也捨不得說一些敬仰的話，像什麼「久仰大名」呀！「大作時常拜讀」呀！他雖然對文學是門外漢，但是她會跟他提過的，說她的老同學傅家駒現在以筆名「羅嘉」而享名文壇了，他難道忘了嗎？他冷淡的態度，好像在接見一個不相干的人，而且也不關心對方是幹什麼的那種樣子，他只對客人伸手做讓生的姿勢說：「請坐請坐！」客人還在謙讓呢，他自己倒先不客氣的坐下了，那神氣就像告訴人「這是我的家，我的太太」。

兩個男人之間似乎找不出什麼話題來開始交談，做爲丈夫的這個，隨手舉起了晚報。曼秋心想，紙幕一隔，這屋子空氣將更趨冷酷，於是她在丈夫的眼睛還沒接

觸到鉛印字時趕緊說：

「定謨，我請家駒明天晚上來家吃便飯。」

「哦？好極了！」這話是衝誰說呢？他不像是主人，倒像是個旁觀贊助者。

家駒這時也起身告辭了，定謨立刻站起來：「不坐坐了麼？」

送走了客人，回到屋裏來，阿蘭已把晚飯擺上了桌。兩個人吃着飯，只聽見湯匙碰着湯碗，銀筷子輕點着飯碗，是銀器打着磁器的聲音，却聽不見人的說話聲，這實在打破以往的慣例，平常飯桌是他們夫婦倆交換情報的地方，各人一天的所聞所見，都是在飯桌上報告給對方的。就像傅家駒要來的這回事，不也是前天在飯桌上提到的嗎？據曼秋說，原來小說家羅嘉就是她的大學同學傅家駒，他的長篇小說「花環之愛」已經出到第四版，並且得了一筆文藝獎金。他最近才知道曼秋也在臺灣，便寄了一本短篇小說集來，並且說他不久要來臺北，會來拜訪她。這些話聽了並不在意，曼秋是喜愛文學的，雖然她在大學讀的是教育。他對文學這一門卻可以說是一竅不通，他裝的是一腦子化學公式，而且他最近更對綠藻的研究發生興趣，他雖然和朋友合資開了一家香皂公司，但是他的本旨還是在微生物化學上。

他們的家庭生活非常融洽，世俗所稱「模範夫婦」、「夫唱婦隨」，他們都夠資格。他並不需要太太懂得化學什麼的，但他做出來的香皂、香水、香粉，太太都是第一個品定和捧場者；他不懂文學也無大碍，著名的小說一出籠，他總是先買回來給太太，雖然他自己並不要看。

也許事情就糟在女人的沉不住氣，在前天的飯桌上，他們談到傅家駒是作家是老同學的話，誰知曼秋最後又忍不住多說出一個名堂來：「真可笑！傅家駒還追求過我呢！那時給我寫了許多詩。」

「哦？怎麼沒聽你提起過？」定謨不由得問。曼秋是個漂亮的女孩子，追求的人當然很多，當年追求的都是些什麼人，曼秋差不多都向定謨提過，可是怎麼就沒聽說過這位大作家呢？

其實曼秋並不是故意隱瞞的，實在是對於當年傅家駒的追求並沒有放在心裏，所以連提都忘記提了，她幾乎忘得乾乾淨淨了。可是現在傅家駒成名了；那追求的回憶，便彷彿對她有些說不出的意義，或者可以說是女性的一點虛榮心在作祟吧，她竟無意中把這段過去又翻出來向丈夫——可以說是炫耀了一下就是啦！

如果不是曼秋的自由，也倒沒什麼，就是壞在這麼一說，當天晚上，定謨竟好奇的拿起「羅嘉短篇小說集」來，這在他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。他隨便翻開了一篇題名「孤獨者」的看看。這篇小說是說一個孤獨的詩人隱居在觀音山下，有一天一位女遊客受傷昏倒了，村人把她送到離出事地點最近的詩人的小屋裏休息。詩人正採菊東籬下，當時沒在家，等他回來時見床上躺着一個昏睡的女人，桌上壓着一張紙條，是女客的同遊伴侶們所寫的，是說請主人原諒冒昧，並請招呼這位女客，她吃過藥睡一會兒就會好，醒來可以告訴她：她的遊伴們在距此南去約十分鐘路程的大樹下野餐。詩人看看床上的睡美人，竟發現正是他多年夢寐追尋的愛人，他把野菊插在瓶裏，供在床前小桌上，又從箱底取出當年的詩稿來，然後他靜坐着，讀着舊詩稿，回憶着當年寫詩的經過……雖是一篇傳奇性的故事，但是筆觸之美，可也捉住了這位化學家，他一口氣看完，閣上了書在想，他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篇傑作，好在那裏？就是曼秋常說的——「氣氛」太好了！可是，如果那孤獨的詩人是作者的化身的话，那多年不見的女遊客又是誰？定謨的心也起了一種說不出的「氣氛」，那股「氣氛」從鼻孔直冒出來，是Acid，酸性的！

他看後不聲不響的把書放回原處——曼秋的枕頭底下，只當他自己沒看見，實在他也真後悔他曾看見。

曼秋洗完澡回到床上來睡時，高興的哼着歌，他聽出那是她讀的大學的校歌調子，他下意識的覺得她是在回憶學校生活，和那個同校的詩人的生活！

這是前天的事了，而就在今天，這位觀音山下的孤獨者終於追尋到他多年不見的人兒了。這時在只聽見磁碰磁的飯桌上，終於定謨先忍不住了：

「你這位同學是幹什麼的？」他明明知道，可是故意這麼問，當做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客人。

「噢！我不是跟你說過，他就是當代名作家羅嘉嗎？他那本『花環之愛』，還是你給我買回來的哪！」

「哦！我倒忘了！敢情是個耍筆桿兒的！」他不屑的說，然後又想起來加一句：「你說他住在哪兒？」他問這話是無意中的有意。

「成子寮。」

「觀音山的那個成子寮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那就真的「不錯」了，——他考證那篇孤獨者的真實性，結果證實了。這篇小說雖然是假的，但作者的心情却是真的，這孤獨者，他一直在追尋他的舊夢，這下子可真叫他追到了，沒在觀音山下的小木屋裏，却在鴻昌香皂公司經理的公館裏！他本來買了兩張電影票，預備今天飯後請太太看「野宴」去，但是「孤獨者」的來臨，把他們的局給擾了，兩張電影票乖乖的貼在定謨的上衣口袋裏，他摸也沒摸一下。

「關於他的生活，這本短篇小說集裏，有幾篇很有趣的描寫，你可以看看。」晚上臨睡前，曼秋從枕頭底下把羅嘉短篇小說集抽出來，扔給定謨，但是定謨假裝睏得要死，努力的打着哈欠，看也不看一眼就把書放回小桌上的枱燈旁。

一個人無論到了多麼大的年紀，只要和老同學在一起，立刻不受年齡的限制；不管已經離開學校多麼久，嚴肅的教授也會淘氣，五個孩子的胖太太也成了小姑娘，開百貨公司的大腹賈也恢復「乾猴」的外號。在曼秋所安排下的歡迎傅家駒的宴